

国韵小小说

上海图书馆编

梅花桩

中华传统侠义小说十七篇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

国韵小小说



：

上海图书馆编

梅花桩

中华传统侠义小说十七篇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,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梅花桩:中华传统侠义小说十七篇/上海图书馆编.

—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8.1

(国韵小小说)

ISBN 978-7-108-05256-8

I. ①梅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46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80121 号

责任编辑 成 华 陈丽军

封面设计 刘 俊

责任印刷 黄雪明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印 刷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50 毫米×900 毫米 1/16 印张 12.5

字 数 109 千字

定 价 29.00 元

编者的话

近一百年前,一批通俗浅近、装帧精美的“口袋书”陆续面世,是为“小小说”系列。其内容多依托古典小说名著改编,文字浅显,材料活泼,更有鲜明悦目的精美封面助人兴味,既可供文学爱好者品味消遣,亦是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民众教育的流行读本。惜历时久远,今多已散佚。

为“复活”这批优秀的传统文化读物,特搜集上海图书馆所藏共九十余种“小小说”,略据内容分为六册,凡军事、历史、武侠、志怪、世情,涵盖各种类型,集中展现了我国古典白话小说的发展水平与艺术特色。

为便于读者阅读,现将原书的竖排繁体转为横排简体,修正了其中的漏字、错字、异体字,并根据现代汉语语言规范对标点符号进行了统一处理。必须说明的是,编者仅就明显的语言错误做出修正,在文从字顺的前提下,尽可能保留了特定时代的语言风格。

当然,也由于时代的局限,书中存在一些与当今理念相悖之处,考虑到还原作品原貌,均视作虚构文学素材予以保留。读者阅读此书,当能明辨。

目录

84	71	60	46	36	25	12	1
望蒙山斗箭	祝家庄	浔阳江	鸳鸯楼	十字坡	武松打虎	黄泥冈	大闹五台山

大闹五台山

国韵小小说



大闹五台山

大闹五台山

国韵小说

2

山西代州有一座五台山，向来是得道高僧修行之地。寺院清幽，戒律森严。行住僧众不下千人，从没有一个敢稍放肆，都是规行矩步，守那禅规，其中却有一个和尚，忽然横冲直撞，大闹起来，弄得山门前金刚卧地，宝殿上尿积横流。一切僧众都七颠八倒，无计可施，只叫得苦。

这和尚原来是军官出身，半路出家，本姓鲁，单名达，力大无穷，生性粗鲁。一日，在本乡路见不平，三拳打死一个恶人。官司行文捕拿，没处逃避。他有个盟兄赵员外，就在五台山文殊院里替这个赵员外剃度出家，免得受罪。当时院内长老赐他一个禅名，叫作智深。且与他摩顶受记道：“一要皈依佛性，二要皈奉正法，三要皈敬师友。此是三皈。五戒者：一不要杀生，二不要偷盗，三不要邪淫，四不要食酒，五不要妄语。”智深不晓得戒坛答应“能”“否”二字，却便道：“俺记得。”众僧听了都匿笑不已。受记已罢，赵员外辞了长老，别了众人，上轿下山回家去了。长老自引了众僧回寺。

话说鲁智深回到丛林选佛场中禅床上，倒头便睡。上下肩两个坐禅的和尚推他起来，说道：“使不得。既要出家，如何不学坐禅？”智深道：“俺自睡，干你甚事。”和尚道：“善哉！”智深喝道：“团鱼俺也吃，

什么‘鳊’哉？”和尚道：“却是苦也。”智深便道：“团鱼大腹，肥甜，好吃，哪得苦也？”上下肩和尚都不睬他，由他自睡了。

次日，上下肩和尚要去对长老说知智深如此无礼。首座劝道：“长老说道，他后来正果非凡，我等皆不及他。你们且没奈何，勿与他一般见识。”和尚自去了。智深见没人说他，每到晚便放翻身体，横罗十字，倒在禅床上睡。夜间鼻声如雷响，要起来净手，大惊小怪，只在佛殿后拉屎撒尿，遍地都是。侍者禀长老说：“智深好生无礼，全没些个出家人体面。丛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！”长老喝道：“胡说！且看赵员外檀越之面，后来必改。”自此无人敢说。

鲁智深在五台山寺中，不觉搅了四五个月。时遇初冬天气，智深久静思动。当日晴明，智深穿了皂衣直裰，系了鸦青绦，换了僧鞋，大踏步出山门来，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，坐在凳上，想道：“俺呆么！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离口，如今教俺做了和尚，饿得干瘪了。赵员外这几日又不使人送些东西来与俺吃，口中淡出清水来，这早晚如何得些酒来吃也好。”正想酒哩，只见远远的一个汉子，挑着一副担桶，唱上山来，桶上面盖着桶盖。那汉子手里拿着一个旋子，唱着上来，唱道：“九里山前作战场，牧童拾得旧刀枪。顺风吹起乌江水，好似虞姬别霸王。”鲁智深看见那汉子挑担桶上来，到亭子上歇下担桶。智深道：“汉子，你那桶里是什么东西？”那汉子道：“好酒。”智深道：“多少钱一桶？”那汉子道：“和

尚，你真个作耍？”智深道：“俺和你耍什么？”那汉子道：“我这酒挑上山去，只卖与寺内火工道人、直厅、轿夫、老郎们做生活的吃。本寺长老已有法旨，倘卖与和尚们吃了，我们都被长老责罚，追了本钱，赶出去。我们现借着本寺的本钱，住着本寺的屋宇，如何敢卖与你吃？”智深道：“真个不卖？”那汉子道：“杀了我也不卖。”智深道：“俺不杀你，只要问你买酒吃。”那汉子见不是头，挑了担桶便走。智深赶下亭子，双手拿住扁担，只一脚，踢得那汉子双手掩着小腹，做一推蹲在地下，半日不得起来。智深将那两桶酒提在亭子里，地下拾起旋子，开了桶盖，只顾舀冷酒吃。无一时，两桶酒吃了一桶。智深道：“汉子，明日寺里来讨钱。”那汉子方才痛止，又怕寺里长老得知，坏了衣饭，忍气吞声，哪里敢讨钱，把酒分做两半桶挑了，拿了旋子，飞也似的下山去了。

只说鲁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，酒却上来，下得亭子，松树根边又坐了半歇，酒越涌上来。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来，把两只袖子缠在腰下，露出脊背上花绣来，扇着两个膀子上山来。看来到山门下，两个门子远远地望见，拿着竹篦来到山门下，拦住鲁智深，便喝道：“你是佛家子弟，如何吃得烂醉了上山来。你眼不瞎，也见本寺贴着晓示：但凡和尚破戒吃酒，决打四十竹篦，赶出寺去。如门子纵容醉的僧人入寺，也吃十下。你快下山去，饶你几下竹篦。”鲁智深一者初做和尚，二来旧性未改，睁起双眼叫道：“你两个要打

俺，俺便和你厮打！”门子见势头不好，一个飞也似的去报监寺，一个虚拖着竹篦拦他。智深用手隔开，揸开五指，去那门子脸上只一掌，打得踉踉跄跄。却待挣扎，智深再复一拳，打倒在山门下，只是叫苦。鲁智深道：“俺饶你这厮。”踉踉跄跄颠入寺里来。监寺听得门子报说，叫起老郎、火工、直厅、轿夫二三十人，各执白木棍棒，从西廊下抢出来，却好迎着智深。智深望见，大吼一声，却似嘴边起个霹雳，大踏步抢入来。众人初时不知他是军官出身，后见他行得凶了，慌忙都退入殿里去，便把亮桶关了。智深抢上阶来，一拳一脚，打开亮桶，二三十人都赶得没路奔逃。智深夺条棒，从殿里打将出来。监寺慌忙报知长老。长老听得，急引了四五个侍者，直来廊下，喝道：“智深不得无礼！”智深虽然酒醉，却认得是长老，撇了棒，向前来打个问讯，指着廊下，对长老道：“智深吃了两碗酒，又不曾撩拨他们，他众人又引人来打俺。”长老道：“你看我面，快去睡了，明日却再说。”鲁智深道：“俺不看长老面便打死你这几个秃驴。”长老叫侍者扶智深去。智深一到禅床上，扑地便倒，鼾鼾地睡了。

众多职事僧人围定长老，告诉道：“向日徒弟们曾说此人凶鲁，不宜为僧。今日如何？本寺哪容得这个野猫，乱了清规。”长老道：“他虽是眼下有些啰唆，后来却成得正果。没奈何，且看赵员外檀越之面，容恕他这一番。我自明日叫来埋怨他便了。”众僧冷笑道：“好个没分晓的长老！”各自

散去。次日早斋罢，长老使侍者到僧堂里坐禅处唤智深时，尚兀自未起。待他起来，穿了直裰，赤着脚，一直走出僧堂来。侍者吃了一惊，赶出外来寻时，却在佛殿后撒尿。侍者忍笑不住，等他净了手，说道：“长老请你说话。”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。长老道：“智深，你虽是个武夫出身，今赵员外檀越剃度你，我与你摩顶受记，教你一不可杀生，二不可偷盗，三不可贪酒。你如何夜来吃得太醉，打了门子，伤坏了殿上朱红柱子，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，口出喊声？如何这般行为？”智深跪下道：“今番不敢了。”长老道：“既然出家，如何先破了酒戒，又乱了清规？我不看你施主赵员外面，定赶你出寺。再后休犯。”智深起来合掌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长老留在方丈里，安排早饭与他吃，又用好言语劝他，取一领细布直裰，一双僧鞋，与了智深，教回僧堂去。常言，“酒能成事，酒能败事”，那小胆的吃了也胡乱做了大胆，何况性躁的人呢。

再说鲁智深自从吃酒闹了这一场，一连三四个月不敢出寺门去。忽一日，天气暴暖，是二月的时令。智深离了僧房，信步踱出山门，立了看着五台山，喝彩一回，猛听得山下鸡鸣狗吠，杂着人的声喧，顺风吹上山来。智深再回僧堂里，取了些银两，揣在怀里，一步步走下山来，出得“五台福地”牌楼来看时，原来却是一个市井，约有五七百人家。智深看那市镇上时，也有卖肉的，也有卖菜的，也有酒店、面

店。智深寻思道：“俺呆么！早知有这个地方，不夺他那桶酒吃，也早下来买些吃。这几日熬得清水流，且过去看看有甚东西买些吃。”

行不到二三十步，见一个酒旗挑出在房檐上。智深掀起帘子，来到里面坐下，敲着桌子叫道：“拿酒来！”卖酒的主人说道：“师父少罪，小人住的房屋是寺里面的。长老已有法旨：倘是小人们卖酒与寺里僧人吃了，便要追了小人们本钱，又赶出屋。因此只得休怪。”智深道：“胡乱卖些与俺吃，俺定不说是你家便了。”那店主人道：“胡乱不得。师父别处去吃，休怪休怪。”

智深只得起身，便道：“俺别处吃得，却来和你说话。”出得店门，行了几步，又望见一家酒旗儿直挑出在门前。智深一直走进去，坐下叫道：“主人家快把酒拿来卖与俺吃。”店主人道：“师父，长老已有法旨，你定也知，却来坏我们衣服。”智深不肯动，三回五次，哪里肯卖。智深情知不肯，起身又走，连走了三五家，都不肯卖。智深寻思一计道：“不想个道理，如何能够有酒吃。”远远的杏花深处，市梢尽头，一家挑出个草帚儿来。智深走到那里看时，却是傍村小店。智深走入店里坐下，便叫道：“主人家，过往僧人买碗酒吃！”庄家看了一看道：“和尚，你哪里来？”智深道：“俺是行脚僧人，游方到此，要买碗酒吃。”庄家道：“和尚，若是五台山寺里的师父，我却不敢卖与你吃。”智深道：“俺不是，快将酒卖

来。”庄家见鲁智深这般模样，声音各别，便道：“你要打多少酒？”智深道：“休问多少，大碗只顾筛来。”约莫也吃了十来碗，智深问道：“有甚肉，拿一盘来吃。”庄家道：“早来有些牛肉，都卖完了。”智深猛闻得一阵肉香，走出空地上看时，只见墙边砂锅里煮着一只狗。智深道：“你家现有狗肉，如何不卖与俺吃？”庄家道：“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吃狗肉，因此不来问你。”智深道：“俺这里有银子。”便摸着银子递与庄家道：“你且卖半只与俺。”庄家连忙取半只熟狗肉，捣些蒜泥，拿来放在鲁智深面前。智深大喜，用手扯那狗肉，蘸着蒜泥吃，一连又吃了十来碗酒，吃得口滑，只顾讨，哪里肯住。庄家倒呆了，叫道：“和尚，算了罢！”智深抬起眼道：“俺又不白吃你，管俺做甚！”庄家道：“再要多少？”智深道：“再打一桶来。”庄家只得又舀一桶来。无一时，智深又吃了这桶酒，剩下一只狗腿，拿来揣在怀里。临出门又道：“多的银子，明日再来吃。”吓得庄家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，看他却向五台山上去了。

智深出了店门，走到半山亭子上坐了一会儿，酒却涌上来，跳起身来，口里道：“俺好些时不曾拽拳使脚，觉得身体都困倦了，俺且使上几路看。”下得亭子，把两只袖子搭在手里，上下左右使了一回，使得力发，只一膀子扇在亭子柱上，只听得刮喇喇一声响亮，把亭子柱打折，亭子坍了半边。门子听得半山里响，高处看时，只见鲁智深一步一颠，抢上山

来。两个门子叫道：“苦也！这野猫今番又醉得不小。”便把山门关上，把门闩拴了，只在门缝张望。智深抢到山门下，见关了门，用拳头擂鼓也似的敲门，两个门子哪里敢开。智深敲了一回，扭过身来，看看左边的金刚，喝一声道：“你这个大汉，不替俺敲门，却拿着琵琶只顾弹，俺不饶你。”跳上台基，把栅刺子一扳，却似撅葱一般，扳开了，拿起一根折木头，朝那金刚腿上便打，只打得泥和颜色都脱下来。门子张见道：“苦也！”只得报知长老。智深等了一会，调转身来，看那右边金刚，喝一声道：“你这厮张开大口，却来笑俺。”便跳过右边台基，把那金刚脚上重打两下，只听得一声震天似的响，那尊金刚从台基上倒撞下来。智深提着折木头大笑。

两个门子去报长老，长老道：“休要惹他，你们自去。”只见这首座、监寺、都寺并一应职事僧人，都到方丈禀说：“这野猫今日醉得不小，把半山亭子、山门下金刚都打坏了，如何是好？”长老道：“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汉，何况老僧乎？若是打坏了金刚，请他的施主赵员外来塑新的；倒了亭子，也要他修盖。这个且由他。”众僧道：“金刚乃是山门之主，如何可以换过？”长老道：“休说坏了金刚，便是打坏了殿上三世佛，也没奈何，只得回避他。你们见前日的行凶么？”众僧出得方丈，都道：“好个糊涂的长老！门子，你且休开，只在里面听。”智深在外面大叫道：“秃驴们不放俺入寺时，山门外讨火来烧了这寺。”众僧听得，恐怕若不开来，真个做出

来,只得叫门子拽了门闩,由那野猫入来。门子蹑手蹑脚,拽了闩,飞也似的闪入房里躲了。众僧各自回避。

只说鲁智深双手把山门尽力一推,扑地颠将入来,跌了一跤,爬将起来,把头摸一摸,直奔僧堂来。到得选佛场中,众和尚正打坐间,看见鲁智深揭起帘子,钻将入来,都吃一惊,尽低了头。智深到得禅床边,喉咙里咯咯响,看着地下便呕吐。众僧都闻不得那臭,个个道:“善哉,善哉!”一齐掩了口鼻。智深吐了一回,爬上禅床,将绦解下,把直裰都毕毕剥剥扯断了,脱下那只狗腿来。智深道:“好,好!正肚饥哩。”扯来便吃。众僧看见,便用袖子遮了脸,上下肩两个和尚远远躲开。智深见他们躲开,便扯一块狗肉,看着上首的道:“你也吃口。”上首的那和尚用两只袖子死掩了脸。智深道:“你不吃?”把肉往下首的和尚嘴边塞过去。那和尚躲不迭,却要下禅床,智深把他耳朵揪住,将肉便塞。对床四五处和尚跳过来劝时,智深撇了狗肉,提起拳头朝那和尚脑袋上毕毕剥剥只顾凿。满堂僧众大喊起来,都去柜中取了衣钵要走。此乱叫作“卷堂大散”。首座哪里禁约得住。智深一味地打起来,大半和尚都躲到廊下来。监寺、都寺不与长老说知,叫起一班职事僧人,点起老郎、火工道人、直厅、轿夫约有一二百人,都执杖叉棍棒,一齐打入僧堂来。

智深见了,大吼一声,别无器械,抢入僧堂里佛面前,推翻供桌,拿两条桌脚,从堂里打将出来。众多僧人见他来得

凶了，都拖了棒退到廊下。智深两条桌脚着地卷将来，众僧早两下合拢来。智深大怒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直打到法堂下。只见长老喝道：“智深不得无礼！众僧也休动手。”两边众人被打伤了数十个，见长老来，各自退去。智深见众人退散，撇了桌脚，叫道：“长老与俺做主。”此时酒已七八分醒了。长老道：“你连累煞老僧。前番醉了一次，搅了一场，我教你兄赵员外得知，他写书来与众僧陪话。今番你又大醉无礼，乱了清规，打坍了亭子，又打坏了金刚，这个且由它。你搅得众僧卷堂而走，这个罪业非小。我这里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，千百年清净香火之处，如何容得你这个秽污？你且随我来方丈里过几日，我安排你一个地方。”智深随长老到方丈去。长老一面叫职事僧人留住众和尚，再回僧堂，自去坐禅。打伤了的和尚，自去调养。长老领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。

次日，与首座商量，收拾些银两赍发他到别处去，一面通知赵员外，着人来修理赔偿，才把五台山上森严气象渐渐恢复转来。你道这场大闹厉害不厉害呢？